

黑輪姐想起了廟會送舊
乖巧的學弟妹拿香列隊膜拜黑猩猩布偶
然後一起看著連老痛斥起乩中的阿達學長

旁邊的竹林先我一步而去
打狗棒下的紅牌已經長眠在我身前
看看我的四周吧
這是每天晚上的風景
大學口 懷恩堂 體育場
每年都有一些新的變化
而這個暑假
終於輪到我

你們來了 又走了
這次一件也不留
現在工人每天從我身上切下更多洞洞和水泥牆
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輕盈與涼快

夏夜裡的晚風
吹一整晚也不會頭痛
倒是德仁兄的釋迦酒真是濃郁
讓我微醺了起來

今年換我畢業囉～
祝我一路順風吧

系友憶趣：洞洞館回憶

文字及照片提供者，依入學順序排序如下：

B37130500李亦園、B59151100葉蓉、B63152800張珣、B64153000王瑩玲、B68152600吳偉鴻、B71105015陳有貝、
B81105032熊谷俊之、B83105007李甫薇、B83105028黃鈺鉅、B89105035劉志遠、R93125006葉長庚、R93125008白宜君



這是我們的洞洞館，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從這裡開始……
(B88105004卓浩右提供)

葉蓉（B59151100）

如果沒記錯，我們是洞洞館迎接的第一批新鮮人！按人類學家譜，30年一世代，我們同學中唐英美、鍾淑媛、嶽慧明三位已故去；洞洞館也即將完成時代任務，走進歷史。我們這28根幸福的老骨頭，時不時聚集歡宴，群發電子郵件分享見聞，仍歡笑不疲繼續我們青春考古的故事。

張珣（B63152800）

雖然畢業之後，工作不一定有著落，但是人類學系還是有它在文學院各學系之中驕傲之處，那就是洞洞館。洞洞館哪一年興建的我不知道，僅知道我大學時候它還蠻新的，乾淨又新穎，頗讓其他學系吃味的。加上旁邊農業陳列館與對面（原農推農經系館，後改為哲學系館）總共有三棟，都是同一形式的洞洞館，是臺大總區的新式建築。

人類學系大學部四個年級的學生，每天大部分課程的上課地點都在洞洞館內，也就是說系上學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洞洞館內度過，不像文學院五個學系在文學院內上課。因此，人類學系學生好似一家人在一個獨立家屋中成長，系內師生培養出很親密的感情。

李亦園（B37130500）

本照片是很寶貴難得的，5位本系的考古學大師都在場，從左至右是張光直、宋文薰、石璋如、李濟、高去尋，最右則是我，拍攝地點就



李亦園（右）與本系5位考古學院士合攝。

在洞洞館門口。這是考完了臧振華同學的碩士論文後的合影。我自己本來不應在場，那是因為唐美君主任正好出國，我代理主任職，所以也參加作為主持。（編按：李亦園先生1984年當選為第15屆院士）

王瑩玲（B64153000）

我們坐在洞洞館前的階梯，與系上的研究生、系下的工友，都有機會碰面聊天，所以學長及學弟妹大家都是相交相識的。那些學長，張恭啟、余嘉雲、拼命三郎 王道還、劉益昌、陳文德、林開世等，總在那兒抒發感想，我們這些小輩也就聽著聽著了，所以系館前的階梯真的是個聚集很多回憶的地方。



系館前階梯合照（B71105015陳有貝提供）



同學聚於系館大廳，席地而坐唱起歌來。（B64153000王瑩玲提供）

張珣（B63152800）

有一天，在三樓邊間研究生專用的研究室內，與蔣斌、王道還、林開世、汪珍宜（？）等5位同學聊天，聊到天黑，太盡興了，等到要離開洞洞館，才發現大門被工友老魏鎖住了，無法出去。5人當中一位，好像是王道還，偷開系主任房間，打電話給黃士強先生求救。不久，黃先生帶了麵包來慰勞我們，拯救我們離開洞洞館。

洞洞館是許多人生命中的分號，我們在這兒停留，我們從這兒出發。

這裡有我們的笑容，在這裡我們結識了未來的伙伴，分享著生活。



93級考古田野課程實習：在系館後門進行考古發掘出土遺物的清洗。（R93125006葉長庚提供）



謝師宴前於系館大廳等待。(B89105035劉志遠提供)

光影的變化中，洞洞館陪伴我們走過無數的歲月。

吳偉鴻 (B68152600)

時代總是向前的，擋路的不得不讓路。拆洞洞館之議，醞釀數年，對吃文化遺產這一行飯

的我，總是寒天飲冷水，點滴在心頭。我今天在香港評這座建築有沒有歷史價值；明天評那考古遺址要不要保留；而自己生活過、學習過、打過瞌睡、流過口水的洞洞館，卻來滅頂之災，而自己又無能為力，奈何！

我在幻想，有沒有一種「新新考古學」，能把消逝的「洞洞館文化層/洞洞館考古學文化」的故事，不用發掘就能一一說出來？

那裡是洞洞館考古遺址？

那裡蘊藏著洞洞館文化層？

什麼是洞洞館考古學文化？

如今，洞洞館已被劃上句號，但我知道，曾在這系上的我心中，它永遠是一個分號，沒有結束的那日。



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60周年系慶。攝於臺大人類系2009.11.14



人類系91級同學合輯。(B91105008黃郁倫提供)

Michelle Fuwei Lee 致系館：

不知妳/你現下心情如何？妳/你大聲罵我，我即將被凌遲，妳問我感覺如何！？我只能安慰妳/妳，凌遲只是死亡的一種方式，我知道妳/妳將被一球一球地打成碎片，但請妳/妳相信，妳/妳將以記憶的方式存活著，只要我們活著，妳/妳就活著。2009年10月28日 13:37

白宜君 Bai：我好想我娘家^^

2009年12月15日 20:22

Michelle Fuwei Lee：

拆館之日確定了。

就像，

你知道你要走的那一天。

在那天來臨之前，到底該用何種心情來度過呢？

緣起緣終滅？

還是人在館仍在呢？

「開朗點」，我想系館會這麼說的。

就像靜靜躺在陳列室裡好久好久的陶片與骨頭般，

誰能保證，

逝去的永遠是逝去的呢？

4月10日 14:44

Yu-ting Huang：

人在館還在，大家就是到水源，還是看得到我們，也許在看到人的那一瞬間，陌生中會馬上湧起熟悉感。所以，就是洞洞館走了，大家有空還是可以來新系館看看我們，我們會給大家一個熟悉的笑容。

4月14日 22:56

Michelle Fuwei Lee：

水源啊，下班下課後還可以順便買菜，真不錯哩～那家龍潭豆花還在嗎？

系館當然還是在的啦。這裡的緣和在不在的想法，是說我們的身體不會再有機會經驗洞洞館的意思；不會再有機會靠在洞洞館的某面牆上，藉由身體感受所有和它相處過的，仍在流動的時光。在這個層面上，我們和洞洞館的緣是滅了，和新館的緣則是起了。人在洞洞館仍在呢，則反映在大家想保留個洞洞啦，一個門把啦，樓梯扶手的一個碎片啦這些上面。我想要的是洞洞館的氣味罐頭，而且要四個時刻的，午後雷雨，秋天傍晚，火鍋配各式酒類，剛割完草系狗經4月17日 14:09



水源校區新系館一角。(人類系提供)